



大家小絮

夜光碗

张克澄

小时候，父母口中的“老”，大都是六十以上的老先生，像刘仙洲、张子高这样的。那时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是多么遥远的年龄啊。

一晃，我竟然也活到了古来稀！

今年3月初，生日前几天，接到母亲当年的研究生陈耀松发来的微信：“克澄，祝你70生日快乐。”我彻底傻了：89岁的老人，竟然还记得自己老师儿子的年龄和生日，这持续了几十年的师生情，该是何等的浓烈！

媳妇漆丹和我都被这短信感动得不得了，遂把原定我二人的生日宴扩大为和父母的研究生一起过。

父母从上世纪40年代末期就开始招收研究生，这些研究生因学术结缘，渐渐聚拢在父母身边，因习性相近，继而成为相处甚欢的朋友；因年龄相仿，志趣相投，在成长过程中

又逐渐由朋友发展成亲人。

黄克智是父亲的第一个研究生，也是跟随父亲时间最长的学生。

1947年秋，父亲受清华大学钱伟长之邀应聘清华机械系教授，和母亲一同离开了仅执教一年的北洋大学（今天津大学）。就在这一年，黄克智从江西中正大学毕业，到北洋大学土木系任助教。甫进校，便听见处处传颂张维陆士嘉的美名，他为未能与这两位知名教授谋面而深感遗憾。

父亲到清华机械系后，在土木系招收研究生，面向全国。在报纸上看到清华大学的招生简章后，黄克智毅然报考了张维的研究生。考题一共六道，每题17分，黄克智洋洋洒洒地写满了试卷，自我感觉不错。

父亲的助教郭日修回忆：1948年夏天，我回南昌老家结婚。开学后回到清华，张先生告诉我，他今年招了一个研究

生，这个研究生很不错，有一道题，圆环受对称的载荷作用，他解得很好。他还说这个学生很不错。看样子张先生很满意。我说张先生是慧眼识珠呀，他当时就看出这个学生很有潜力。

这个学生乃黄克智是也。真真应了无巧不成书的古话。他答题思路清晰完整，反映出深厚的功底和学养。父亲每道题都给了满分，共102分；老师对这个满分学生充满了期待，期待着彼此的相识。正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所描写的：未成曲调先有情。

年轻的老师，年轻的学生，初见时都惊讶于对方的年轻和学识的广博，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满意于自己的选择。

自此，教学相长，父亲和黄克智一起工作、合作，除去黄留学苏联的几年，直到父亲去世，再没有分开过。

黄克智1948年以研究生的身份进入清华后由于身体原

因，改任土木系助教一年，一边调养身体一边熟悉系里工作，解放初期恢复研究生身份，与另一个研究生陈耀松同宿舍。

无巧不巧，陈耀松恰为母亲陆士嘉的研究生。

他们两个，一个攻固体，一个学流体，导师又是夫妇俩，这种关系不要说在清华园，恐怕在全中国也是凤毛麟角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陈耀松的妹妹陈佩英从杭州来到北京考大学，自然是投奔哥哥。黄克智一眼就被这端庄大方的佩英妹妹吸引住了，主动帮她

补习功课，答疑解惑，捕获了送上门来的佩英妹妹的芳心。陈佩英如愿地考入了清华。几年后，陈耀松升级，舍友变成了大舅哥。

陈耀松是母亲的第二个研究生，他的大师兄是龙驭球。龙先是跟着母亲学流体，院系调整后母亲去了北京航空学院（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），龙驭球就改专业跟着父亲学土木留在了清华，成为父亲的第二个研究生。因此，龙驭球是父母二人的学生。

北京乃文化重镇，有哥哥

在此地上学的妹妹们纷纷投靠。龙驭球妹妹来了之后被安排在古月堂复习功课。有一天又来了一个湖南籍女孩找龙驭球，龙驭球却不认识她。她自我介绍叫李世豫，从湖南来北京考大学，没有住处，老乡介绍说清华的同乡龙老师可以帮忙。憨厚的龙驭球二话没说，把她安排和妹妹住在一起，大方的李世豫尊称龙驭球为哥哥。

李世豫原来是文工团话剧演员，眉清目秀，身材苗条，她的到来立即吸引了龙驭球的舍友潘际奎的关注。书生示爱，



从左至右依次为：漆丹、李世豫、潘际奎、龙驭球、黄克智、陈耀松、陈佩英、张克澄（2016年6月）



左起：龙驭球，潘际奎，黄克智。2016年6月8日重返工字厅当年宿舍门前。

总是老一套，主动帮李世豫补习功课，双方你情我愿，来往热烈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报名开始了，需要北京户口。这对李世豫可是个大问题，没有北京户口就报不了名，怎么办？有人出主意：如果认识清华某个教授的话可以把户口落在他家。

李世豫说我的叔叔叫李恩业，和张维教授同为留德生，他们认识。

有好事者立即来到我家找到父亲，说了这么一回事。父亲说是有李恩业这么一个人，同时留德的，可以吧！

连面都没见，李世豫的户口就落在了我家，只是不知以什么名义，女儿？还是侄女？

这一年，她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，户口随即就从我家转了出去。

后来，再后来，潘际奎成了李世豫的夫婿。我常和潘际奎开玩笑，潘先生，我是不是该叫您一声姐夫呀？

厚道的龙驭球忙着为他人做嫁衣裳，自己的事却荒着。大师兄黄克智不落忍了，暗中操作，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，愣是把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师弟变成了妹夫。

潘际奎、黄克智、龙驭球后来相继成为院士，推荐人无一例外都是父亲张维。

陈耀松骄傲地说：黄克智是我的妹夫，龙驭球是我妹夫的开平方，潘际奎则是我妹夫的开立方！恰当吧？

故事继续发展，陈耀松找到个漂亮夫人，夫人又有妹妹，妹妹嫁给忻鼎定，忻鼎定则是母亲1950年招的研究生。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我家来了！

学术一家人，化不开的血肉情。

我从小就生活在他们中间。费了很大劲，成年后才闹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最后我们邀请了陈耀松夫妇、黄克智夫妇、龙驭球（夫

人已过世），还有跟随父亲多年的老学生任文敏、堂兄张克潜等人。这其中年纪最长者为龙驭球，今年91岁。置身于叔叔阿姨之中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少时，欢声笑语全是温情。

话题多是我的故事，当事人却并无记忆——那时，太小啦。

酒过三巡，陈佩英拿出一个盒子来说：“克澄，你认认这东西，还记得吗？”

打开纸盒一看，我立时就傻了：夜光碗！

这是我家放在礼品柜中的宝贝，请常书鸿鉴定过，据说是跟敦煌有关系的古物，本是父亲的心爱之物，何时到黄叔叔手里的呀！

陈阿姨指着碗边一行字说：“这是你黄叔叔七十岁生日那天，张先生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！你黄叔叔用胶带粘上纸条特做了记录。”仔细一看，果然，上书：张先生送克智七十礼物。

陈阿姨接着说，“二十年前，也是在甲所，你父亲将这个夜光碗送给黄克智，为他庆生。二十年后的今天，你也七十岁啦！还是在甲所，我们决定把这个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！”

话音一落，举座皆惊，掌声响起，我已是泪眼模糊。

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，更是一段师生情的清华佳话。

作为父母与他们的学生们友谊见证的我，也从襁褓中的婴儿到了古稀！